王文肅奏草六

6

V
B627.6
W15

廿十二合三十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

容奏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受

恩臣錫爵謹具副本容

題臣蒙

皇上始終垂眷出入注思其

恩原與前後諸臣不同而臣之一心報

主百計爲

國亦何恐自同衆人存一分惜身顧名之念
前此在籍時聞同官王家屏因爭
豫敎一事忤
旨臣以此凡有規諫皆不以露章而以密揭此
臣赤心苦膽天日之所鑒也既而羣少年
望影疑形肆口唾罵臣恐過歸於
上一切吞聲受之此臣爲
主受辱道路之所憐也即今患病乞骸原不敢
以去就要
君但讒者方以
冊立大計此臣於李林甫許敬宗亘古誤國
之臣臣心事既難自明揭請又不蒙
報委曲將順顧使人愈盼愈遠茫無下落家屏
之早歸反留得知止不辱之名而臣之感
恩戀
主顧使人愈賤愈鄙如坐塗炭豈不苦痛可哀
皇上開天地之心憫臣千辛萬苦而來不曾幹

得一事而腌臜滿體焚灼塡胸有萬萬必
不可一朝居者
特假顏面再示腹心將臣所請改期豫教二事
量准一件令臣出可見人歸可謝母亦不
枉我
皇上連年如此深知如此厚待也又有一說
皇上既爲臣等重處陳泰來妄言之輩則必使
臣有言聽計從之驗而後主張得定消受
得起若徒使諸臣受罪而臣無一事自解

則此輩又將謂
皇上與臣轉相藉口以伸其
冊立之憾臣迹愈晦臣身愈危就使犬馬之
病可痊銜結之思未已而朝班誰復容臣
臣雖欲不負
皇上不可得也不勝窘急計窮力疾手書一字
一淚伏望
皇上哀憐造命至苦至懇

答
聖諭并請豫教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御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
有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
待嫡出非有他意奈無端小臣誣揑疑朕以
至於此深可痛恨卿爲首臣旣知朕心又何

避怨亦來迫朕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伏念
臣至愚極陋仰恃
皇上千載殊遇俯自恃其一片赤心述所妄聞
罪當萬死而茲者復蒙
溫諭褒其忠懇許以知心有
君如此臣何怨之敢避亦何怨之足避顧惟自
古忠臣事不避怨者謂身任怨而遺其君
以安也若怨歸之已而君不得安甚者或
疑外生疑一年深一年一日多一日使
聖心爲臣而反晦
聖德爲臣而反損則臣敢無懼乎夫下抱非常
之疑臣有非常之懼意
皇上必有非常之舉動可以鎮羣囂而安衆心
乃今待嫡之
諭三令五申反執人之疑以破人之疑而臣之
懼益甚矣然
冊立待嫡猶曰有名至於
出閣講讀原無關於待嫡事極易處而時又

已極遲臣前奉
皇上別處之諭因與同官二臣特尋此處法庶
稍爲外廷解紛今并此不行而臣之懼益
甚矣臣聞明主舉事必信吾心於天下而
使之共知亦所以信大臣之心於天下而
責之任怨今知
皇上者獨臣一人而不知
皇上者且有千萬人臣縱欲以身爲
皇上任怨亦必使身立於朝而後可以任怨出
今千萬人不惟不知
皇上而且歸咎於臣之獨知臣之身可一日立
朝乎不可一日立朝而又誰爲
皇上任怨乎譬之一身
皇上臣之腹心也使心之令僅行於臟腑而不
能行之榮衛手足之間則腹心豈有能宴
然無恙者臣以此連日疾首呌呼舉體成
病而同官二臣亦且見而哀之合詞具揭
爲臣懇

請矣然畢竟不敢以疑待
皇上不敢以難事强
皇上惟有先行豫敎再約近期爲易知易從安
上安下之別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覬以瀆
宸嚴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衆更始姑存臣萬里歸朝之
面皮以爲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臣
辱而榮矣此係公事原非臣一人之責任
但羣臣見臣受
皇上如此之深知如此之
特眷其責臣望臣自宜加倍雖臣亦自信以芻
蕘之愚必不盡格乃今臣之未到也長幼
有序不過懸隔歲之期而臣之既到也嫡
庶忽分反改至數年之待在下則疑爲逢
君在上則疑其爲迫
主可憐辛苦絕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
此不忠不孝之名臣不忍見
皇上之焦勞

皇上亦何恐見臣之狼狽酬
恩負
恩決在今日矣臣不勝涕洟衰懇之至除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以
聞

備陳往事力勸
冊儲疏
本月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
題昨該臣等仰承
聖諭各以臆見具荅想此時
聖心洞然必以轉圜從諫臣等自可無言顧念
臣等揭中之語總不出於屢疏之言而
皇上不決之疑或更有出於尋常之外何則

冊立豫教非利于
皇長子也非利于羣臣也盖利于
皇上之身利于
皇上之
宗廟社稷也
皇上獨徘徊再三寧犯衆疑而不顧臣等已仰
知
皇上青天白日之心萬萬不如巷議之口求其
說而不得且妄爲之揣摩竊意
皇上方秉圖御極祿壽萬年或以春秋方富而
可以姑待歟抑或別有所諱忌而難於創
舉歟臣等謹搜前史撮其善敗之迹列具
如左惟
皇上垂覽焉謹按自古早立太子而早諭教者
莫如三代而享國長久之主亦惟三代爲
多如商太戊立子仲丁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立子祖庚在位五十九年周穆王立子
繄扈在位四十八年西漢之君惟文宣最

盛而立太子最早東漢惟明帝在位久而立太子又最早惟晚唐之君惡言儲嗣數世相傳不早立太子而享年最短國祚因之宣宗時魏謩請早建儲副使正人輔導且言且泣終不聽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久不建東宮後乃以夔王屬中人王歸長等使立之而左軍副使亓宗實竟迎立溫爲太子是爲懿宗懿宗又不立太子後來中尉劉行深等立上少子普王儼爲太子踰四兄而繼統有唐遂衰以至於亡盖父無成命則諸子冀以爲利君不決策則奸臣藉以爲功既蔑長幼之倫亦開兄弟之釁成則偏敗敗則兩傷自古及今未有不早定儲而異日無禍者楚共王多庶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分已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

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宋仁宗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不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而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因倉卒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始感動立太子而宋祚安諸如此類善敗昭然

皇上試取前史虛心平氣而觀之足知早建太子上可弭根本之慮下可貽支庶之安以

宗社則有磐石之休以

聖躬則有喬松之壽

皇上亦何諱而不爲何苦而不決哉臣等不勝犬馬之忠伏同

俞旨與普天率土恭賀

天子萬年謹具

題以

聞

從發閣中密奏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該臣與同官臣某臣某連上四揭伏候

俞旨經今數日不下伏念臣之不肖謬遇

主知每有獻納蒙

皇上批答如流未有停滯至此者且其所言原

不曾黨附衆人必主今年

冊立之說其理易明其事易處而一槩與外

廷諸疏

留中以此連日以來人心轉益洶洶抱非常之憂與不可知之懼者其言滿廷若臣則既爲

皇上腹心之臣亦頗知

皇上腹心之事臣之憂懼與衆人不同臣所憂者

皇上耳煩於言心煩於慮有聾而不得解有怒而不得伸或至精神結滯寢飲失調此臣之所爲

皇上憂也臣所懼者

皇上方踟躕却顧以待人心之定而人心久之不定或至美反成過信復變疑使匹夫小人得睥睨

宮禁之事游談橫議得把握

朝廷之權此臣之所爲

皇上懼也臣今進難見

皇上之面退難捍衆人之口如父母疾而子不

舐操藥父母怒而子不能操箠臣身何惜
臣心何安爲此日夜傾耳瞪目以候
德音之下雖詬責交萃不敢言羞疾病支離不
敢言困七十九歲老母委頓近
京百里之內不敢言私笥有
皇上賜衣不敢服櫝有
皇上賜金不敢用考滿過期而不敢報餘忠欲
獻而不敢陳誠自念數千里衝寒茹苦而
來於此不用其誠更於何處用誠於此不
得其言更有何事可言此臣之所以飲泣
呼
天歸裝已束而猶戀戀於一日之在
朝以冀望
寬愉之色冀承
罄欬之音者臣之誠懇天地所憐亦幸
皇上三思始終
召臣之意爲何臣黽勉赴
召之意爲何

亟採愚言
俯垂批荅或確訂明年之期或先頒出閣之
諭使羣疑稍解
朝聽不譁
皇上歡然舉萬年之觴而小臣亦自慶都俞一
堂之會矣臣不勝企悚迫切之至

擬進東征
勑諭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
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
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林茂密馬不得馳
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加以疫癘盛行
粮艸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大有可隱

憂者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
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
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
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枕
之日也臣等竊爲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
便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
德施惠以安人心庶幾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
將帥鼓勇謹備擬傳帖二道一

諭東征將士一

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帝勑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
朕遠惟東人傒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慮
肆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
不避艱險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
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
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固重念爾等
懸車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病死傷勢

所不勉朕用是痛心流涕臥不安寢已令所
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賫赴軍前從宜犒賞優
卹仍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
一面行浙江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
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憝永
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
功名於竹帛流福廕於子孫欽哉故諭
諭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
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

已適見經畧宋應昌奏稱兵力单弱粮艸不
敷恐有踈虞前功盡棄你每職司兵食義當
并力一心共濟國事所有合用粮艸戶部一
面發銀或從山東海道召商高價糴買或就
聖近輸運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彀半年之用
兵部一面督催新調精兵前往接濟征剿其
見在久戰傷殘及馬兵不習地利者行令斟
酌退回務使餉可資兵兵不糜餉早平大寇
庶寬朕東顧之懷其或彼此互相推諉以致

緩急誤事責有所歸故諭

[illegible]

引疾乞休疏

本年三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忠未效宿疾已纏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保餘年事臣今年六十歲精

消骨立已非向用之時而臣母年七十九

歲口蹇膝攣更抱垂危之疾秪緣

聖恩深重

嚴召頻蕃不得已抑情扶病母子分道而來今

入
朝五十日矣日夜延其首而望庶幾未得見
母且先得見
上
國計無補身計尚得苟安乃連日以來積誠
既阻於
面陳累疏又未蒙
批荅
上之責臣則曰何故迫
主下之責臣則曰何故阿
君夫阿則不迫迫則不阿而臣不幸兩受其名
何以自安曩臣密疏中首以大臣入告嘉
謨出歸后德爲言區區之誠以爲不自明
乃能明
主先將順乃能匡救而術疎道左竟使
主德與臣忠兩晦法言與異語俱窮又何以自
安方今天下事種種可憂孰非臣等腹心
之職所當料理而目前大本大原最先最

急之務已屬支離則不惟身之不能自安
而其寃不敢可否一事進退一人誤
國家誤
社稷咎將誰任此臣之所以日坐針氈夜倚驚
枕前憂
寵而後憂罪者也臣素有頭眩怔忡脾虛嘔痛
之疾至是俱發會臣母至而不入
京同官見臣狼狽涕洟之狀勸其且迎母入
稍慰目前今臣母入京而臣病益甚蓋煩
憂非倉卒可遣心病非藥餌可醫惟有解
官一去使此身幸有逃責之所而後可及
治病耳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無用則不必用其身憐臣志之
不終則不必終其任
俯遂所請即令致仕回籍以終母子餘年臣雖
負
恩不久誤
國庶亦可藉口知止之義而永全

皇上造命之仁矣臣不勝流涕懇祈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初九日得
旨卿奉母赴召遠來足見愛君爲國至意國家
多事全藉卿殫忠竭謀匡扶佐理偶疾不妨
暫時調攝痊可即進閣辦事吏部知道
分解吏部事情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日蒙
發下吏部回話本該文書官劉宣口傳
聖旨這回話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
官罰俸二个月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
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既論劾如何
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个月欽此臣等因見

言出該科事關
聖斷且吏部原覆拾遺之疏不動一人屬欠
妥
皇上所疑據理未嘗不正以此倉皇照依
傳旨票擬既而細訪外論今年考察係郎中趙
南星專管雖意見可否之間時與臺省有
異而執法之公任事之勇怨仇不避請託
不行則南星以此自信臣等亦可以信南
星者特其抑揚太過情或可原至於本部
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爲之認罪亦
或其體統當然而不可深罪也今幸本未
發下猶
聖意尚在踟躕不妨從輕處分量爲罰俸以全
吏部之體其罰俸多寡一憑
聖裁所據虞淳熙等在該科以爲當去在本部
以爲當留臣等竊謂議當從衆理貴折中
合無將虞淳熙楊于庭降調外任以從公
論袁黃仍候征倭事畢議處伏乞

聖明一併裁斷施行

謝

賜豬羊粥米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一日欽蒙

聖恩以臣病患

特遣

御前牌子李虎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詣
闕方新沉痾頓劇所不敢預乞短假而即請
長休者蓋心懸於負
國志決於引身而不欲援病臣在告之例以
干
聖主推食之恩也乃茲
温綍方頒
大烹游辱玉粒備蒭芬之萩金漿兼毛髦之牲
而重以
中使親臨光于蓬蓽臣採薪不任之弱體驚
寵未定之殘魂至此愈增其隕越矣顧惟
聖念惓惓若此不過欲臣之早出而臣亦豈不
願黽勉加餐以圖萬一之報所愧愚忠未
效世責日加徒叨醉酒飽德之
恩而不能效和羮作醴之用雖有移孝爲忠之
志而不能矢難進易退之操誠恐愁病益

深而報
主終於無日耳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辨論閣中事體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奏爲閣臣權輕責重無故蒙疑乞
容解職避賢以免辱
國事該臣錫爵連日移病杜門獨有臣志皐
臣位在閣辦事區區之私秪以
大典未舉連揭未報無以謝滿朝之公論爲憂
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昨者見禮部郎中

陳泰來有疏論考功趙南星之得罪疑臣
等主使言官擅票
嚴旨臣等一見其揭相與駭歎以爲白晝大都
之中
聖主獨斷之事在內則有文書官往來之傳
命在外則有會極門出入之記籍而小臣妄生
議論如此此出於不知何足與辨繼而通
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等交章論及亦謂
臣等有憾於吏部虛傳
上怒乘機處之乃知悠悠之說入人已深而臣
等閉門默坐難逃意外之災剖血自明徒
爲妬婦之口所恃者
天語之傳行
硃筆之改定
皇上自能爲臣等證明可以無辭也而趙南星
見在臣等曾否干預考察一人可問而知
惟九卿拾遺例該閣臣竟自票處而臣錫
爵自以新至領事恐見聞未的反一一問

於南星南星謂李尚思當留則留之謂余
懋學張櫃當去則去之此南星本心亦自
明可以無辨也當吏部回話本末下臣等
以南星材器可惜且所坐之罪小又爲之
具揭救解文書官劉宣云
聖旨已發今劉宣亦見在可以無辨也顧臣等
竊因是而有慨焉閣臣之職要在承行
上命調燮衆心先年偶有一二招權作威把持
六卿臺諫者則人滿私門家頌盛德今臣

等痛懲其弊盡歸公議於外廷權輕於毛
羽而責反重於丘山善不敢自歸而過又
不容其分辯然則爲閣臣者昔何以易今
何以難人之論閣臣者昔何以恕今何以
嚴此其故可知而人心世道亦可槩見已
即如南星之事見有
聖明臨之在上憑何證據乃反以援救爲排擠
甚而顏文選之疏初未
發票亦謂臣等所擬

皇上試觀如此當面是非忽成說夢而況於曖昧疑難之事乎如此部屬處分且成疑網而況於軍國重大之務乎閣臣寃苦至是爲極臣等雖有報國之心而舉頭觸穽咫步如漆萬萬無一事可爲矣見今臣錫爵雖奉溫旨勉留然愁疾轉深勢必不能復出臣志皐臣位理亦當聞言待罪自今日上疏之後亦不敢擅便進閣以冒貪權固寵之嫌伏望

聖明憫臣等當事之至難受寃之至苦特容解職避賢以免辱國庶臣等心事不明於今日必明於去後而一時紛紛議論諸臣齒少者漸以長位卑者漸以尊亦會有身當事任而思臣等今日之難者臣等不勝懇恩哀切之至

奉

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亂
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肱
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人
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
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該臣等乞休疏下奉
聖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
亂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
肱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

人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
宜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
道欽此又該鴻臚寺卿張棟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私第宣讀
聖諭卿等同寅協恭忠誠體國深契朕心近來
士風澆薄變態多端群小窺探朕意故來藉
口朋謀造誣攻激卿等朕春偶疾暫時靜攝
正賴卿等挽回世道以正人心若復避讒求
退則國事愈淆政本愈亂豈朕倚重之意着
鴻臚寺宣示朕意亟入閣任事用副朕懷故
諭欽此除臣等各於香案前叩頭謝
恩訖臣志皐臣位隨趨入閣辦事另本陳謝外
臣錫爵見在移病奉
旨調理未克旅進班行有孤
注眷不勝惶悚臣等竊伏惟
皇上明同日月威並雷霆昨者處分吏部之事
斷自
聖衷親改硃票以常理言之本無可疑而外廷

紛紛如此其說有二一者不知
禁中之事而隨衆傳訛遂以爲眞二者雖知
臣等之心而故意激發使之必救然亦近
來人情貴耳賤目貴少賤長之常而未必
其有窺伺朋黨傾害臣等之心也區區所
望但得
皇上片言發中自然明白而不意仰煩
聖心爲之垂涖鄭重灑翰淋漓至此旣據實剖斷
於臣等所言之中又觸類推廣於臣等所
言之外且從容談笑不罪言者又得古帝
王敬而不怒無忿疾於頑之意此蓋由
皇上以天聰天明之德而秉勿疑勿貳之心於
咄嗟獨斷之中而得鎭靜群囂之體即
聖諭所稱挽回世道以正人心總不出
皇上範圍之內而臣等又何容仰贊萬一矣乃
臣顧自惟今日覿面寃誣之事雖仰恃
聖明在上爲之作主而反之身心之間亦必有
衾影內愧瓜李生嫌而不足取信於人者

必不敢以一時遭際之幸而遂忘修省亦
必不敢因衆言疑謗之多而爲之引決獨
苦憂疾纏綿精神耗竭心欲奮而力不加
身徒捐而
國無補終始成全不無有望於
天高地厚之恩耳臣不勝流涕感
恩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已付同官二臣尊藏閣中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已知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卿
調劑轉移肅清世道宜即進閣辦事以慰朕
惓惓殷望之意吏部知道奉

必不敢因衆言疑謗之多而爲之引決
苦憂疾纏綿精神耗竭心欲奮而力不
身徒捐而
[illegible]望於
[illegible]道
[illegible]道宜即兼閣辦事以慰朕
[illegible]轉移蕭清世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朕已知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illegible]
御札奉付同官二臣尊藏閣中謹具
論救重處諸臣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蒙
發下禮部郎中陳泰來等本奉
聖旨陳泰來這厮前者屢屢恣肆狂悖因未責
處心懷疑懼故逞刁惡欺君比於幼年將朕
獨斷處分佯作不知誣賴輔臣顯然亂政惑
衆好生可惡本當拿問姑着從輕降極邊雜

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朋謀
結黨淆亂政體都着降三級調外任俱不許
朦朧推陞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躬五帝聖神之資覽維辟威福之柄而且
問察不遺於微賤矜容每逮於狂愚百官
萬民無不感仰昨者諸臣所爭吏部之事
蒙
將臣等辨疏片言剖斷是非了然譬之霹靂一
聲幽潛震動太陽一照陰曀廓清妄言諸
臣自將汗顏禁口之不暇臣等方快覩
聖人不怒之威而行且與諸臣共歸無諍之門
矣乃今
嚴旨再下赫然將陳泰來等或從遠謫或從重
降則臣等竊有所未安以爲
皇上處明諸臣處暗暗之不能窺明如隔垣而
視其地限之而可以情恕也
皇上至聖諸臣至愚愚之不能料聖如以夢爲
覺其識限之而可以量容也況今言路盛

開芻蕘畢效諸臣前此盖有明犯忌諱直
斥
乘輿者而
皇上且一切納之海涵天覆之中矣何至今日
反爲吏部一事之忤臣等二三人之誣而
重以煩
雷霆不測之怒乎且臣等觀陳泰來等皆新進
少年不諳大體耳雖妄聞言雖無當而其
意固望
皇上之攬權獨斷也其詞因以閣臣朋黨爲名
也今身反被侵權結黨之名紛紛得譴逐
而去其勢將愈激而愈不平人持一是非
家立一門戶恐
皇上不勝其怒而臣等不勝其爭矣伏望
皇上少霽盛怒賜之輕處或將諸臣從輕罰治
以爲道聽途說者之戒庶
天威不褻於小臣而
聖德彌光於翕受矣見今